

老宋的两躬

□王海波

老宋跟我一个单位,称老宋,事实上比我大不了几岁。

昨晚我打电话给老宋,让他把白天的发言稿拍照发给我,他笑着跟我说“怪话”,说水平低,瞎写的,不好意思发给我。

我没有想写老宋的意思。如果不是在路上看到那个长得像老宋的人,昨天的事我就忘了,我是一个容易忘事的人。

昨天下午,单位组织党员生活日活动,分了两个阶段,第一阶段上党课,看微纪录片,而后机关代表交流发言;第二阶段“青蓝结对工程”启动仪式,4对师徒签订协议书,并做了师徒表态发言。最后是老宋的节目,老宋四月份退休,现在单位人员退休有个退休仪式,我觉得很好,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几十年,到退休的时候也不能说退就退,说走就走,总得有个评价,这是人性化的做法。老宋属牛的,他从主任手里接过退休本和一尊牛像,牛像上有句话:感谢您为如东供销事业作出的贡献。有了这句话足矣。

算起来,我与老宋同事也有几十年了,其间我有一段离开机关到基层挂职,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。起初,老宋在食堂工作,食堂里还有一位叫徐寿明,就两个人,那时供销社还是计划经济时代,迎来送往的事多,为了节约费用,机关盖了食堂,食堂后面有餐厅,上面来人检查,基层来人办事都在食堂,不管多少人,这些事都由他们两个人全包,那时没有空调,吊扇呼呼的,冬天没有小厨宝,水冰凉冰凉的,他们都认了,干了很多年,听不到他们喊冤屈。我那时一个人,都吃食堂,要是下基层回来晚了,老宋都会把饭菜热一下端给我,吃了这暖暖的饭菜,这份珍贵的同事情

儿时学骑自行车

□沈亮亮

20世纪70年代,自行车在农村可是稀罕物,真的是显摆的家当,谁家要是有一辆自行车,绝对比今天谁家大门口停了一辆宝马汽车要神气得多。因为那时买自行车不但要有钱,还要有证,是凭证销售的。仅此一个“购车证”,就足够让绝大多数农村人眼红。

上小学时,每当看到大人骑着自行车神气地从我身边驶过时,我的心里满是羡慕,两只手推着自行车,左脚踏一下踏板,右腿直接从后面跨上去,然后右脚一踩,车就稳步前进,一套操作行云流水。

说来也巧,1976年仲夏的一天,我的一位表哥来我家,骑着一辆28型的永久牌自行车,锃光瓦亮的车把和车圈,黑亮闪光的车身用花花绿绿的塑料纸包裹得严严实实,就连后座上也包了花塑料纸。

我产生了想学自行车的念头,并把想法告诉了妈妈,妈妈同表哥说了我的想法,得到了他的同意。午饭后一会儿,我和表哥推着那辆自行车,来到生产队的麦场上就练起来了,先是在自行车那宽大的后座上横着绑上一根长长的扁担,这是防止车子歪倒时有个支撑。身强力壮的表哥扶紧后座,学车的我紧握车把,屁股先坐上去,表哥在后面猛一推,自行车开始围着麦场转起圈来。扶后座的表哥一边使劲扳正车身,尽量不让它歪倒,自己的身子一斜一扭的,顺着车的歪斜校正着车身;一边还要大声喊叫着,往左一点、往右一点、身子坐正、眼要平视、放松身体,累得满头大汗,气喘如牛。而学车的我骑上车才发现原来并不简单,很难掌握平衡,费了好大力气,还是手忙脚乱,顾得了前面顾不了后面,车子不听使唤,东倒西歪,好在表哥用力扶住自行车的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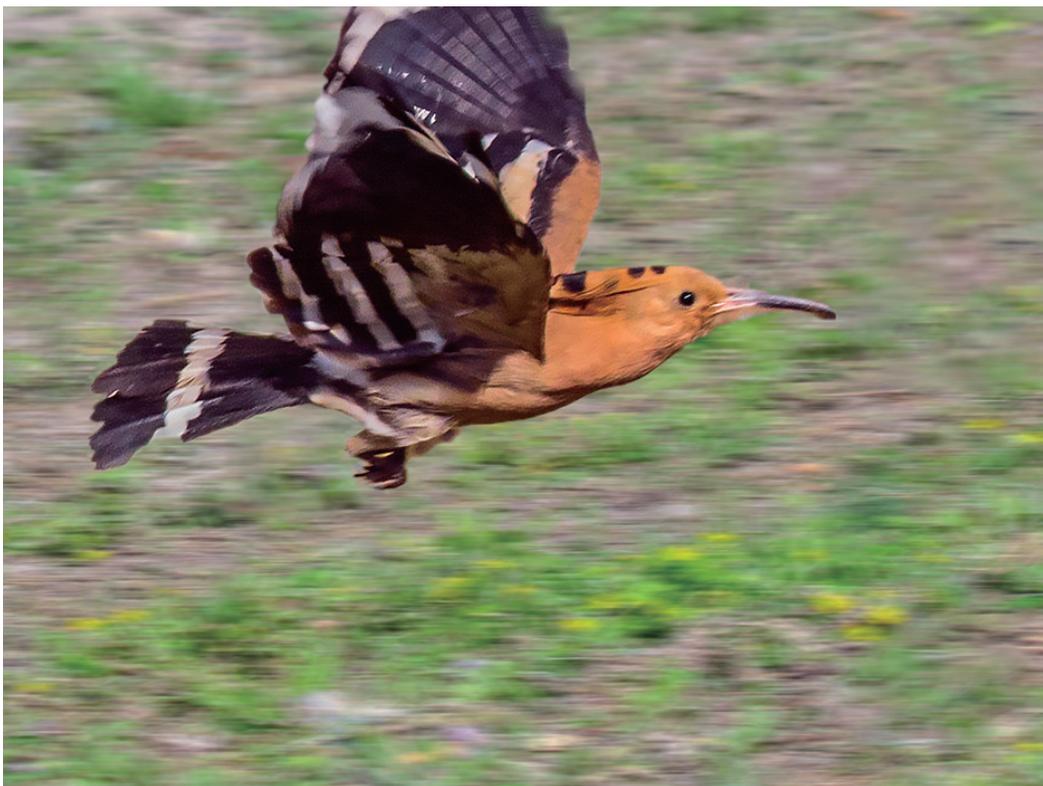
灯下漫笔

总铭刻于心。别以为是小事,这是供销社的传统社风。有时我家来人请老宋到家里帮忙,他都爽快答应,加班加点,忙的菜口味正宗。后来供销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,由于诸多原因,导致供销社出现了危机。改革是必然。供销社在推进全系统综合改革时,供销社人肩负的那份沉重是令人心酸、痛苦和无奈的。县供销社机关电话断了,工资拖欠,食堂固然就关了。老宋回办公室协助文件收发及档案管理。机关订阅的报刊他每天到收发室拿回分发到各科室,从不误事。基层的人来查档案,他热心热情,不厌其烦。在平凡的岗位能把工作做好,就不平凡。纪伯伦说:“生命的意义,在于人与人的相互照亮。”每个人都做一个不平凡的人,我们的单位、家庭、社会该是多么的和谐与美好。

单位领导要老宋讲两句,他很客气,讲话前向大家鞠一躬,讲完了又是一躬,这时大家对他讲什么已不重要了,完全在他的两躬里。他是真心真切真情的,每一躬都让在场的人为之动容。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老去,都会面对这一天,只不过早晚而已。供销社跌宕起伏的历程只有供销社人最清楚,一个在供销社工作了40多年的老同志,今天当他离开工作岗位时,这薄薄纸片上的话语又怎能代表他的全部心声。老宋没有流泪,但他一定饱含热泪,这热泪是对供销社的深切热爱,是对供销社人的深情致敬,是对供销社事业的深深祝福。

山静似太古,日长如小年。老宋在供销社的几十年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,没有功劳也有辛劳。感谢老宋的付出,愿他以后的生活幸福安康。

闲暇时老宋要常回单位看看。



飞翔 孙镜福

素雅芝麻花

□江初昕

初秋时节,行走在乡村的田间地头,你都会被那一垄垄洁白的芝麻花所吸引。一棵棵芝麻挺直腰杆,肩挨着肩,头靠着头,列队于田垄间,叶腋间的花蕾有的含苞待放,有的绽放如喇叭,微风拂来,颌首致敬,仿佛等候主人的检阅。芝麻花,不怕酷暑炎热,顶着烈日炎炎。花开在盛夏,在稠密的叶子间,芝麻花顺着青秆从下往上次第开放,如同一只只小喇叭,口朝下张着,也有侧着张开的,素白而淡雅。芝麻花,天地间普普通通的花,但我却平凡和执著由衷地喜爱它。

在姹紫嫣红的百花园中,芝麻花是名不见经传的,甚至不被人知晓的。但它并不计较,不到千娇百媚的百花园中去争宠,而是固守着自己的本性,一节一节往上攀登。不管风吹雨打,电闪雷鸣,不论骄阳似火,明月当空,都不会阻止它的生长,直到季节终点。

芝麻花在悄无声息中沉稳拔节,方形的杆茎挺拔直立,饱满莹

润,泛着清亮光泽,绿叶之间花儿次第开放,如同一只只小喇叭,叶脉清新,花香馥郁,随风弥漫,有的已结出青涩的果实。而芝麻花却还在绽放,一节一节地向上延续。显得幽静而又自然。而每一棵茎上的芝麻花始终保持洁白的颜色,依然显得那么雅致、那么纯洁。花开无声,滋润心田。虽说素白无艳丽可言,但也朴素无华,率真豁达。每到芝麻花开的季节,整个村子弥漫着浓郁清香,芝麻花星星点点,饱满温润,疏密相间,叶子肥大厚实。记得当年每逢这个时节,我们都要摘下一把墨绿的嫩叶清洗干净,等面条快熟的时候放入锅内,让一碗面条飘着几片绿色,清清爽爽,浓香宜人。

林立的芝麻丛中,满眼素白的芝麻花,密密匝匝,音调却和谐一致。放眼而望,整片芝麻地,花尽收眼底。早期的花已经败落,中间的花儿开得正艳,稍尖上的花蕾还被浅绿色的骨朵裹着,这是对季节的描述。不论是先开的或是后开的,不论是朝下开的或是朝侧面开的,都那样的幽静与自然,谁都无意去

炫耀张扬,不去争胜夺功,只是一节一节地往上绽放着,一节一节延续着。当花凋谢后,留下一串串青青的芝麻梭,白嫩的芝麻粒在梭腹中汲取着从根、茎部输送来的大地乳汁,发育着,成长着。沿着时光星辰,承接雨露阳光,走向成熟,走向收获。

人与自然唇齿相依,芝麻花香透了生活,朴素而温馨。看一朵花开需要时间,也需要一份好的心境。花开花落,素面朝天地;烈日暴雨,宠辱不惊。一个不起眼的物件或者经历都会让心湖荡起一阵阵涟漪,而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,只要用心去感悟,人生的真谛就会在平常的生活中绽放。

一株小小的芝麻花,也有过程、也有故事。伴着花开,感受生活的美好,来自乡村的那种温暖却又充实的味道至今令人难以忘怀。正如林清玄的散文写得那样:“以清静心看世界,以欢喜心过生活,以平常心生情味,以柔软心除挂碍。”这样似芝麻花的心态经历生活,便是平淡和真实的。

玉兰一瓣

□

芬芳一叶

□

闲话周庄

□丁晓梅

如同一位身着素衣布裙,寂寂无闻的温婉女子。周庄曾经是一个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寻常古镇。旅美画家陈逸飞以周庄双桥为背景创作的油画《故乡的回忆》,让古镇周庄名扬四海。

因名画效应,几年前,临时起意去过一次周庄,水乡独特的美,从此深深印刻在记忆里。

“镇为泽国,四面环水,咫尺往来,皆须舟楫”,是水乡周庄最贴切的写照。古镇拱桥横卧,桥街相连,水栅垂柳,绿影婆娑。民居傍水而筑,画檐映碧波,人家尽枕河。河中小船轻漾,摇橹吱吱呀呀,划出浅浅的涟漪。古巷茶楼,石阶酒肆,市声晴暖。人们的生活悠闲又惬意,树下落棋,楼上听雨,庭中品茶。静坐石椅,听对岸水阁廊檐下《云水禅心》淙淙流出,婉转柔美,被濯洗的心变得透明而深邃。古镇的一砖一瓦都可入画,一草一木都可成诗。

拐进窄窄的中市街小巷,有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,挂着“三毛茶楼”的招牌。原来30年前一个细雨霏霏的春天,爱好浪迹天涯的三毛来到周庄。她耳边吴语如水磨汤圆,甜糯绵软,眼前“春水碧于天,画船听雨眠”。一湾隽永的江南水,落满岁月痕迹的石拱桥、古朴的长街曲巷、幽深的院落、斑驳的木门,都让她痴迷。再品尝极具地方特色的万三蹄、三味圆、各类海鲜等美食佳肴。她忽觉“与君初相识,犹似故人归”。她说,周庄的一切就是她在梦里追寻的故乡模样。至情至性的她,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灵魂的皈依。三毛擅用轻快的行文笔调,不经意间说着最在意的人和事。她邂逅周庄的文字,她的足迹,如簪在古镇鬢角的玉坠发饰,让一条小巷摇曳起旖旎的风姿。

穿过青石板街摩肩接踵的人流,来到南湖,便觉豁然开朗。湖面波光潋滟,墟烟渺渺中,水岸翠色怡人。漫步木栈道上,湖滨茂林

修竹,湖水清澈澄净,滋养着丰富的水产,有白蚬、莼菜、鲈鱼、水晶虾等应季美食。据说生于吴地的西晋文学家张翰因“莼鲈之思”而辞官归故里。

向晚时分,住进一家民宿客栈。粉墙黛瓦,花格木窗,房间洁净简朴。二楼露台的廊架下,花木盆景错落有致,一只瓷甕形拙的小缸里长着睡莲,四五片圆润翠绿的莲叶铺在水面,抚攘市声中,伶仃然独处时空之外,让人油然生出如莲的喜悦。民宿老板娘举止优雅,自带温柔气场,招待客人像旧相识一样热情。临别还送我一个小礼物,是她亲手绣制的一幅十字绣,画面是周庄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双桥、雕栏、民居和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。我满心欢喜,陌生人成了良友,天地亦宽柔。

十分欣羡周庄人生活在烟雨江南的水墨画中。梦里,我独自彷徨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,没有愁怨。